



滄洲使君振竒睇古壬辰歲間居京口冬月獨
遊焦山值江水大涸所謂塵鶴銘傾陀在山之
足者沙石俱露使君見之驚喜以為及是可徙
置江岸也乃募工挽曳小者罾絙大者轆轤盡
遷而出之按其辭義補綴湊合於是千年神物
埋沒於蛟鼉窟穴者一旦復還故觀矣夫天下
事廢興成敗各有其時故物不終藏形必久弊
是石之碎於雷圯於江不知自何年而好書者
伺其水落俯身側睨衝風呵凍尋求摹搨得數
字輒珍重寶愛如神龍一鱗片甲以為難覩
况若此之全體蜿蜒以見昔以是為斯石之幸

然既出於江則人得之者易競相傳拓恐日月
 逾遠得與江邊腐石同其湮沉於是備採昔人
 之論而圖其石於首以為塵鶴銘攷亦使君之
 意也後之見斯石者知使君之苦心得不寶而
 惜諸康熙五十三年太歲在甲午夏六月十四
 日退谷居士汪士鋐叙

塵鶴銘圖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李嶽徵君

真侶塵尔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仙
 相此胎禽浮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羽

此陳滄洲太守出之江中現存之石
 凡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無字
 處以空石補之

奕壇勢掩華亭爰集
 耶土惟寧後蕩
 半表留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西果以玄黃之幣麓
 於朱

洪
 歲日於華
 上

張力臣原圖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各獄徵君

此仆石字在下面銘三行十九字又不完
一字全形似宰上隔一石如枕斜連題名三行
十二字又不完一字止存右上半是各左与下不可辨

此仰面石六行存十三字

真侶塵外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相此胎禽浮丘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翔

此腹內一段久已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乍厭土惟寧後蕩
井表留形義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標題止存鶴字聞數
載前尚有紀也二字今已

誤 上皇 歲得於華

鶴

此側立石止存八字亦不甚明

此宋人補刻三行
三十四字即在仆
石之背

原石定位行數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岑鬱徵君

此石前後計十三行行全者約二十五字準以
今尺約高九尺寬五尺餘此圖以寸為尺而再
折之以便藏之中箱原石因就崖書銘其行
之疎密字之大小俱不整齊

真侶塵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局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 西竹法里厭土惟寧後蕩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
山之下仙家無隱 我竹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塵鶴銘有序

華陽真逸誤

上皇山樵書

張力臣圖內補全原文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父嶽徵君

圖內缺十二字又不完二字鉉新定圖內又於唐人書本內存字爽塏上添山陰二字厠土上添西竹法里四字又尔也何明四字按輟耕錄本易尔其藏靈四字

真侶廛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口口爽塏執掩華亭爰集
 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口口口口口口厠土惟寧後蕩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
 山之下仙家無隱口口口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口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華陽真逸誤

上皇山樵書

廛鶴銘有序

塵鶴銘考

吳郡汪士鋐編

邵資政考次塵鶴銘文字資政名亢字興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當為亭甲午

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

關一字當遽也廼畏以玄黃之幣歲乎茲山之下仙家

無關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關二字當余欲無言尔關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

關一字當表留關二字當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

解化關五字又此字不全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

右害并關八華亭爰集真侶塵尔關二字或文但

止於此未
可知也

丹陽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附東觀餘論卷後

按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張子厚記塵鶴銘文

子厚名墾南陽人見後跋語中

塵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關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當甲午

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當廓邪奚奪

關一字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歲乎茲山之下仙家

無關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關二字當余欲無言尔關三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

關一字當為華表留關二字當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

解化關五字厂此字不完又關一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

右此六字不完又關八字華亭爰集真侶塵尔關兩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楊

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載廣川書跋第六卷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按此本惟寧上云一字不完又關一字邵本云關五字今現存石惟

寧上有厠土二字原祇關一字邵
本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邵本云不全五字
又關八字此本云不完六字又關
八字今現存石上有爽塏勢掩四
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得
字有之

金山經度唐人書廕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鶴之遽
也廼畏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

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唯
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
浮丘去葦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
重局我欲無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侶廕尔作銘
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楊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刁景純所得亦見廣川書跋第六卷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
就金山經度中得之以校邵張二
本其字錯亂失序為多其左取曹

國四字則張力臣圖內取之以補
原文其西竹法里四字則鉉取之
以補厓土之上山陰二字取之以
補爽塏之上者也景純名約

輟耕錄廕鶴銘文

廕鶴銘

華陽真逸誤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廼
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故我立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廼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

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彷彿
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
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真侶廕尔作銘
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
下少一字銘文較俗本不同二句
俗本云出於上真此云我傳尔銘
俗本云紀尔歲辰此云尔其藏靈
未下華亭作歷下爰集謠奚集惟
留聲作留形我惟作義惟與邵張
二本不異至我傳尔銘廕尔作銘

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然也

近代流傳麈鶴銘碑刻文

麈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廼畏以玄黃之幣歲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廼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鼓華袞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麈尔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斧山徵士 丹楊外
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煙堂法帖中者也以較鎮江府府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斧山以下至立石十五字耳又按丹徒縣志載宋咸淳間所存者其文亦同玉煙堂本惟題名斧山徵士仍作徵君與今現存石字不異耳按此文按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譌舛張力臣辨之最詳

其上皇山樵下有逸少二字此緣
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遂增
入其傳已久當不始於玉煙堂也
大槩前人不曾按原石地位故所
補字多少不同如序內仙家下添
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七字
浮丘著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
與原石地位不符字之錯訛又其
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
列於前以備參攷其邵張二本雖

缺字數尚與原石地位不亂銘文
共二十句後二本只十八句也

歐陽文忠公廕鶴銘跋

見集古錄跋
尾卷第十

右廕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
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徃徃
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
得尤以為竒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
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竒特然不類羲
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
是顧况道弭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
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右集本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徃徃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竒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竒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甞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按此碑原文首尾不足二百字文忠以為所得六百餘字蓋傳寫之誤當時所得祇六十餘字故東觀餘論以為印書者誤以十為百也

○文忠以華陽真逸為顧况道甞

真蹟云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此為定論即歐陽集本亦自改真蹟云不敢遽以為况也

此瞻云皮襲美顧道士亡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新為記仙鶴亡來始有銘正用塵鶴銘事若近出

逋翁肯以對莊子乎

黃山谷題塵鶴銘後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塵鶴銘勢

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麀鶴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又山谷題樂毅論後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麀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又山谷書遺教經後

頃見京口斷崖中麀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

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麀鶴銘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家為端勁然纔得麀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別刻四五間訛玉石間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麀鶴銘者至矣直以為右軍書不疑也

黃長睿跋麀鶴銘後

長睿名伯思宋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著東觀

餘論上下二卷此跋在下卷第一百四十五條下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為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數之深可一笑

按鶴銘定為陶弘景書此發於黃
祕書也而苕溪漁隱叢話云東觀
餘論黃伯思所作其牋陶華陽書
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陽
得許楊顏三真蹟顏取多而學之
故蕭遠雅淡若其為人伯思此跋
稱贊弘景若此故以廕鶴銘為類
之第余初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
為然按此則沈存中固疑非弘景
書矣

又跋邵資政考次銘文

見東觀餘論下卷
第一百四十六條

右廕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
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
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
文忠公集古錄謂好事者徃徃只得數字唯余
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
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
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
云山陰不見換鶩經京口新傳廕鶴銘文忠以
為不類王灑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甞
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

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
亦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
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
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
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
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
瓚詩字畫亦類似塵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
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
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
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

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
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己自稱
真逸也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
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按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
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真
逸者固隱居之別號矣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考銘引雷門
鼓事按臨海記昔有鵠晨飛入會
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
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

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或庶幾焉

蘆浦筆記十卷蘆浦乃麻宇之名辨塵鶴銘見第六卷中

昌詩字與伯清江人嘉定中著

又與劉無言論書見東觀餘論卷上

子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詩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

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蹄逸少耳

按劉無言疑為王瓚書而黃長睿駁之是已然此銘斷為六朝人書即逸少與右軍同蹄亦決非唐人此又誤也

蘇子美寶墨亭詩

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今傳一作新傳一作今存塵鶴銘蕭洒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鉤薛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

集本原題云丹陽子高得逸少塵
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
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
伯鎮為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
句以寄按此則直以為右軍書矣
別本今傳譌空傳集仙作記譌謫
仙作郡鮮尚青譌跡尚新

宋郡守趙潛題僧如玉塵鶴銘辨證後
師示以塵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
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
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

俱萃於焦山之下矣

按此亦以銘為右軍書也

鎮江府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
山之西南觀音菴下濱江崩崖亂
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落始
可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張子厚塵鶴銘跋

銘文
列前

塵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
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
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
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

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范禕子厚索其遺
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留惟寧
七字完餘
二字譌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
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
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似是真侶之號
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缺文雖多如
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
張壘子厚記

董廣川跋張子厚廬鶴銘後

廣川董迪著書
跋十卷宋紹興丁

丑歲其子弁序而藏之于家
此廬鶴銘跋載第六卷中

廬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

覆豎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
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
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
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
圯壞莫知何時而是書豎覆其下知其刻已久
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
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
又疑顧况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
存中直謂顧况所書况不知所書如何而碑書
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况書將於是乎取不可
得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關四十二字而六

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壘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塵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又廣川書黃學士塵鶴銘後

銘文列前即邵資政考次本

黃伯思學士以塵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况道孺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况當兒穉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

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
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
午歲壘於朱方壬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
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
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
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
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
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
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
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
摹搨最難又石摧墜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

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傳逮六百
年不應如新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
觀至今亦無謠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按東觀餘論直以為陶弘景書而
廣川則以撰人為弘景而書者乃
上皇山樵固非出於一人也

趙誠明廬鶴銘跋

載金石錄
第三十卷

右廬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
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檢
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
記自稱華陽山人尔不知歐公何所據也

蔡佑雜記

焦山塵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義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司叅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塵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

按廣川跋瓚為貞觀中人此云兵司叅軍則又得其官職矣

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瓚詩全篇題云冬日與諸公泛舟此山

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
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
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
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况得
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按大石山人塵鶴銘攷載瓚詩祇四句云宋尤文簡公云塵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
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

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云丹
楊掾王瓚作京口志作江外水不凍冲際無因依

宋曾旼潤州類集以塵鶴銘蔡邕
焦光贊江淹焦山集王瓚詩為山
中四絕

古洲馬子巖題

余淳熙己酉歲為丹楊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
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
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
拏舟再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
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榻

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
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
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
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
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給耳因摹數
本以遺故舊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
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
得之

按宋淳熙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
但不知置之何地又不知何時復
沒於江也

趙彥衛雲麓漫抄

塵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
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本有使
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祇得十許字
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兩字去棄其餘今通判
東廳者是也

此條屺瞻所採云此碑殘缺之所
由始也余以為此碑一毀於雷再
毀於人其攜去者已莫可踪跡而
所謂通判東廳本又不知何往矣
豈不惜哉

陶九成論塵鶴銘

見輟耕錄第十四卷九成名宗儀
閩之長溪人徙居天台後乃避兵

三吳家于松南著南村輟
耕錄三十卷元至正間人

右塵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
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
為陶隱居書良是決非王右軍書又疑華陽是
顧况道甞又疑王瓚書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
子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壘子
厚所記取其可考者次第之又董君自書其後
云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
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君字彥遠甞廣川
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塵鶴銘而

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詩也蔡君謨曰廬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廬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廬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末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

靈作紀尔歲辰張壘本作丹楊外仙邵亢本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按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古凡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有定莆田人按張力臣廬鶴銘辨云再察陶南

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末又云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

王弇州焦山塵鶴銘跋

塵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州

疑為顧况尤無據黃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楊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者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尔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愛之得無作捧心隣女邪

檢東坡集無稱塵鶴銘者此云子瞻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為子瞻耶

又王弇州跋

焦山塵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况或謂
即王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
而茗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搨銘
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
法加密而天真微剝葉伯寅嘗從其舅氏周六
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挲久之不及搨時
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十六字加裝潢
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為一時冠不
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於朱
方之化耶

都元敬塵鶴銘跋

元敬名穆所
著金薤琳瑯

右梁陶弘景正書塵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
麓下臨江水予弘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
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
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
逸人德孚為余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笑
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
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下可讀者僅二
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
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塵鶴銘乃知昔人
好奇已先於予銘殘闕而錄其全文好奇之士
庶幾同一快也

踏雪觀塵鶴銘可謂佳話獨不得見放翁題字為悵快耳

陸放翁題名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无咎遊焦山踏雪觀塵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熄望風檣戰艦在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

又陸放翁跋

塵鶴銘予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為貴豈在多邪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

顧元慶塵鶴銘考

元慶字大有
號大石山人

塵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給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恚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迹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為一編名之曰塵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

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周吉父金陵瑣事云大石山人作
塵鶴銘攷尚少一証李石續博物
志云陶隱居書自竒世傳畫板帖
及焦山下塵鶴銘皆其遺蹟大石
山人何不引此

顧亭林塵鶴銘跋 見金石文字記亭林名
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塵鶴銘 華陽真逸撰 正書 今在丹徒縣

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摸故
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
書為非又疑顧况蹄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

師沈存中則真以為况黃長睿東觀餘論謂陶
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蹄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
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
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
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
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
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道書跋載南陽張壘所記
云塵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
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
十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
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

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
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
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
樵似是真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
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考此
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予
友淮陰張昭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
云惟寧之上有殿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
掩四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
見也

按殿土二字及爽塏勢掩四字發

自張力臣而徵君君字則丹徒縣
志所載宋咸淳中存本已有之矣
殿土等六字因在什石之下難於
搨取故昔人皆未之見今閱滄洲
搨本真若新發於硯殿字兩點下
用一反筆尤顯然洵寶物也

張力臣塵鶴銘辨

力臣名昭淮安人順治丁未
歲搨此文因著塵鶴銘辨

塵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齧
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
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
丁未十月望後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

壯觀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
仰卧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
卧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剥甚各存字
多寡不一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
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鐙審視未
得其詳次日復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為難僕
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予乃取其旁落葉藉
地親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污面不顧也及拏
舟而返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
寧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
皆歷歷可觀所少者無幾尔此刻因手書於石

故自左而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
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
本文之定位也雖其間殘闕一段難於追尋要
可計數其方又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
氏玉煙堂帖內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
先求本山舊蹟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為增損
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求或轉相委托承
謊襲舛不肯如予之身任其勞歟此所以不得
不辨也因節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中切要語
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予之欲言者
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按力臣所見之石一仰一仆一側
立於旁今抄錄之下如親置身江
干周旋石畔共事椎搨時當盛暑
揮汗洒然忽若江岸清風襲人也

甲午六月望日

張力臣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昭按二書論次出於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
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略
今以昭所搨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
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
察出惟寧上得厭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勢掩

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得君字
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
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隘偃卧
其下然後可讀即昭當日同僕仰卧搨出時甚
苦漉漫粘置壁閒諦審熟揣者累日夜而後得
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諸過眼煙雲也
曩嘗遍質之字內精鑒東吳顧亭林先生著金
石文字記載云淮陰張昭審訂復得八字可謂
毫髮無遺矣茲欲論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
存之定位即可揆度其餘而予所難置者尤在
中間已失一段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

五字即為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字陰唐人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故非圖不明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断裂之形臚列於左

按力臣之圖竅為有切其原石之大小断裂之紋痕使千載後覽者恍然在目鉉今依其原圖石之大小及所存之字具於一圖而以其所湊合之文分為一圖其字之不

足者仍闕之著於篇首以便展卷即得鉉又於力臣所遺唐人書本內字湊入山陰二字於爽塏之上西竹法里於厭土之上以成全文并度原石之丈尺別為一圖亦附卷首苟有可取不敢遺棄一字也

張力臣辨玉煙堂本錯訛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于此以備對勘

玉煙堂刻即世所流傳之本也文

列於前

前標題塵字今刻謔作塵下有序謔作并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誤上皇山樵書十
字今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謔作逸
誤謔作撰乃於銘末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謔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

今按原石地位亦或容不下三字
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

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
謔作有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
字其間闕十四字當是浮丘著經下半句又余
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
表句矣今刻作廼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
紀尔歲辰多出一句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
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髴之位亦不合矣又
雷謔作玄鼓謔作鼓表謔作表留謔作留形謔
作聲義謔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髴等六字下存厩土等六字

其間關十三字當是微冥一句又尔將何之一句解化下半句又關一字即接厩土惟寧矣今刻以解化接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况原石惟寧上見存厩土二字盖未察也又蕩譌作湯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爽塏等八字其間關十一字當是重扃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荆門下又關二字是爽塏上半句今刻重扃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各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君三字今刻譌作奔山徵士岳譌作山君譌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耳

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又作義唯彷彿歷下華亭奚集真侶董文敏遂依

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
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
於上真尔其歲靈作紀尔歲辰陳氏玉煙堂帖
正本之此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
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
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考如金山唐人書本已
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為真或原石
漸至於淪亡或憚勞不精於搜考則終不能覩
本來面目其為害孰甚乎識者其辨之
張力臣論欲重立原石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

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
篆刻當昔時消沉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
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
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
玦以真為貴豈在多邪顧不然歟昭之於塵鶴
銘也既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
文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
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
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一石
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什石雖大固曩所
曾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

日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搨再別磨一石依
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
快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
為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可垂之永遠況此石
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槩乎誠令此石先
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
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則神
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啓後來
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也予
始於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
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

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予且
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
因念茲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
力疾雙鉤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至
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
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按自丁未歲張君力臣欲重立原
石至今數十年間無人為其事者
而滄洲太守乃昇而出之沙石之
中不可謂無人同其好也力臣又
欲重摹四幅其志甚勤余今欲手

募其文以成力臣之志而礱石未
就且謀剗削之資他日若成當亦
快事但恐腕弱無能髣髴古人萬
一耳

計儁玉煙堂翻刻本跋

計儁自稱潤州浦客云
郡別駕武鄉程君翻刻

玉煙堂本儁為跋之
順治十八年十一月

立石真侶有丹楊外仙尉考郡名唐曰丹陽史
遷年表文從楊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然今之
仙尉晉邪唐邪正自待辨朱長文碑帖考載云
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

按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寶初踈丹

陽非晉漢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
晉丹楊郡治秣陵以山多赤柳得
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

又按壬辰為梁天監十一年甲午
乃十三年即以此銘為弘景書亦
當繫之天監中不知長文何據而
云普通四年也

滄洲太守既出塵鶴銘於江中以
搨本見貽因諦觀累日沉思默想
知其用筆蕭洒之妙其鋒頽頽禿
固是水汨石泐使然未可以是為

古人祕妙也至於書撰姓氏本無
可攷既非右軍亦非弘景即華陽
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跡亦祇
可懸擬為弘景之文不當直定為
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山
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
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
諱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
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又
其字體參雜篆隸六代皆然即南
北分界其書法亦未必不互相流

傳何可定為平陳以後南土始有
此結體而諸家議論紛紜余俱未
敢深信鈎摹之餘仍採拾舊聞而
各識數語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既
有成書廣川亦多緒說此書雖不
作可也余曰自古文人各是其說
蘭亭聚訟無慮數十百家又何嫌
詞費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亦
鶴銘之敝帚也好古之士或庶幾
覽焉康熙甲午六月望日退谷汪
士鋈記

塵鶴銘歌

焦山山崖塵鶴銘雷轟石裂沉江溟一朝水底
出至寶神物焜耀含精靈此碑書家最珍惜欲
搨唯怕蛟龍腥致令贗本遍天下刻畫嫫母誇
娉婷或傳此是右軍筆未覩真跡憑圖經滄洲
先生好古士搜竒扶怪心無寧獨來江邊問遺
碣太息寶墨留空亭時當窮冬江水涸巉巖洗
刮平沙汀或側或什露竒字磊落散布排天星
集徒挽石置江岸殘筆剩畫無留形重依舊石
定方位尋行數字存儀刑屹如陰崖立華屋恍
若江畔開新研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刻精

光熒何年埋沒忽漏洩奪取龍藏歸蒼冥吾聞
神仙此焉窟華陽真隱留芳馨况此胎禽本真
侶藏之山下餘千齡鬚髯厠土勢爽塏洪流後
蕩前重局胎禽真侶厠土爽塏等字皆碑中見存者祇今遺文七十字儼
羅國寶充明庭吾吳太守例神異驅使直可到
六丁魚龍遁藏避神鑑剗削嶮嶮磨青萍天生
寶物世必顯雲日豈被煙塵暝扶持固須待好
手此舉便已喧驚霆吁嗟此石此銘不再出毋
使日夜椎搨無留停

士鏹既得塵鶴銘搨本系之以詩
因附於後

余集錄此書凡三日而畢日書五千餘字時酷暑如蒸擁書滿座揮汗雨淋不顧也此其初稿尔其藏之

甲午六月十六日付芎兒

於此瞻處得大石山人塵鶴銘攷其手自校閱者復得四條因為補錄又此瞻云周公謹志雅堂雜抄伯幾云太平州有開本塵鶴銘然不知以何為別當續問之今亦無從得見也

六月十八日士鋹補記

兒子連芎十歲始投筆即從此瞻學大字今年十五粗有意於書因寫此以付之本不敢示人良常王翦林館丈一見賞愛云當醵金雕版遂不敢自匿其醜翦林工於書其鑒古精矣

六月廿四日

士鋹又記

吾鄉大石山人為塵鶴銘攷在正德戊寅時吳都文獻猶盛而所援

據頗率略退谷先生此編後出顧
書其廢矣焯小生竄聞先生廼採
其一言俾得揅緣驥尾雖邀榮幸
亦竊怵懼非分云館下後學何焯
識

滄洲使君既出塵鶴銘於江又為
之考證以示來世傳不朽其意勤
矣退谷先生更為訂正刪餘補闕
特見精核千百載後鶴銘不亡兩
先生之功於是為大澍後生末學
無所知識獨於先生書法嗜之取

深因德惠先生書而刻之與鶴銘
共千古是亦不朽盛業也九月廿
七日良常後學王澍識

塵鶴銘攷終

康熙五十三年
歲在甲午九月
松南書屋開版



五

十

